

BIYEDE
CHUANGZUODAO LU

碧野的创作道路



涂怀章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碧野的创作道路

涂怀章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50,000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

统一书号：10107·280 定价：0.68元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在“奴隶的花果”中长大	6
第二章 从“泡沫”到“浪花”	21
第三章 暗夜中的闪电	35
第四章 把生命交给战斗	54
第五章 山水间的传奇人物	68
第六章 “将军”和“报春早”	84
第七章 娴熟的小说技巧	99
第八章 宝贵的报告文学创作经验	125
第九章 精美的散文艺术	145
第十章 有效的“作家自我修养法”	162
第十一章 生命和创作的春天	189

序 章

瞻望我国的文坛，在引人注目的老作家中，有一位碧野同志。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中，始终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并肩战斗，挽臂前进。他数十年如一日，矢志忠于党的文学事业，象一位勤勤恳恳的园林工人，不停地为培育鲜花美果呕心沥血，挥洒汗水。他以对人民的满腔热忱和辛勤劳动，创作并出版了三十本书，其中，长篇小说就有九部，其余是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集。此外，还有大量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粗略地统计一下，约五百余万字。而且，目前他又有一部中篇小说集、两本散文集和一部理论专著已经完成，即将出版，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正在动笔。创作数量如此丰富，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当然，衡量作家的成就，主要不取决于“多产”，而是要看他的作品是否“优质”。碧野的创作质量是优等的。早在一九三八年，当碧野还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刚刚写出几部作品时，茅盾就惊喜地发现了他的才能，专门写文章进行推荐，赞扬他的作品“是我们民族今日最伟大的感情，最崇高的灵魂的火花”，“处处闪耀着诗篇的美丽的色调”，是“成功的著作”^①。三十七年后，当碧野年近花甲的时候，茅盾又在一首诗里称颂他“运斤匠石争毫秒，艺术构思敢压前，佳作由来出实践，行看文苑飘新幡”^②。几十年来，

① 见《茅盾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七辑《北方的原野》。

② 引自茅盾手稿《丹江行》。此诗专为祝贺碧野六十寿辰而作，碧野同志很谦虚，认为评价过高，未同意公开发表，本书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

他是用生命的全部热力和激情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的好评，有许多还被译成英、日等文字，在读者中发挥着进步作用。

凡读过碧野主要作品的人都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风云，无不被他化作笔底波澜。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悲惨遭遇(如散文《窑工》)，无数奴隶自发的或自觉的反抗(小说《奴隶的花果》)，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的壮烈场面(报告文学《北方的原野》)，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为虎作伥的丑恶行径(小说《南怀花》)，农民的自发斗争(小说《肥沃的土地》)，广大进步青年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状态(小说《风砂之恋》)，人民解放军以生命和鲜血摧毁蒋家王朝的英勇壮烈的情景(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开发边疆和在内地进行巨大水电工程建设的壮举(小说《阳光灿烂照天山》、《丹凤朝阳》)……，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着正面的或侧面的生动反映。每个历史时期，他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爱憎分明的感情，不断地在作品中歌颂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揭露和贬斥阻碍社会发展的丑类。他总是用感人至深的现实生活故事，启发人们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真理，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建立崇高的理想，培养美好的情操。他的作品，题材是广泛的，主题是深刻的。

碧野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所精心塑造的那些典型人物。他笔下的形象体系中，有深受压迫、勇于反抗的奴隶，亦有胸怀壮志、敢于为人民牺牲的革命战士；有翻身当了主人的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带头人物；也有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还有反动阶级及其军队的代表，等等。在众多的人物中，尤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指战员和水电建设战线英雄模范的刻画最为出色。

就艺术技巧而言，碧野的作品有他独特的地方，这是由作家特殊的生活经历、文学教养、创作实践和个性特点所决定的。他

不同于某些“在生活中滚了一辈子”的文化不高的工农作家，虽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与体验，但缺乏系统的艺术教养和宽厚的知识基础，写到一定的时候，就“原地踏步”；他也不同于某些毕业于院校的“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有着良好的文学素养，却缺乏对生活的深入体验与必要的积累，写起来显得费劲吃力。他是由一个“小奴隶”、“苦孩子”成长起来的作家，曾经历了漫长而严峻的路程。他在摇篮里的时候，周围就充满了劳动和斗争的艰辛。少年时代，因带头闹学潮被敌人通缉而出走，后来参加了抗战进步文艺团体，成为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经过抗日风暴的洗礼，在迎接新中国曙光的战斗中，投身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作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长期深入艰苦的环境，顽强地锻炼自己，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他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难以想见的困难，生活丰富，思想也一直受着进步潮流的推动和革命真理的指引。同时，由于同志和朋友的资助，他得以上小学、中学，在大学旁听，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古今优秀作品，如李白、杜甫、韦庄的诗歌，明清以来的小说，鲁迅、茅盾、蒋光慈的著作。还有外国的高尔基、绥拉菲摩维支的作品，等等。这些人类进步文学的精品，给了他极好的补养。加上他十分刻苦，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在数百万字作品的写作中，熟练地掌握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坚持从生活出发，走自己的路，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技巧和风格。他的创作之所以优质高产，决非出于偶然。

碧野的创作道路，似一条果林中的路，虽然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然而，两旁植满果树，硕果累累。这条道路，献给世界花果的芬芳，供给人类美好的精神营养。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沿着这条路尽情观赏，一定会感到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倘若我们的后辈文学创作者沿着这条路探寻，一定会学到许多播种育

苗、施肥除草、整枝护花，直至收获硕果的不少妙法。

我在少年时代读碧野的作品，就为他编织的那些优美动人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大学阶段读他的作品，则对他所创造的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无限神往，加上其他许多如他一样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我爱上了文学。读他的作品，我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心灵上得到美的享受。我敬佩他，想见到他。好多年轻的文学朋友也是这样，讨论他笔下的人物，研究他的艺术手法，甚至根据他清丽动人的文笔和文雅的名字，把他想象成一位心灵貌美的女作家……

我终于见到他了，在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的会议上。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慈祥的老人。丰广的前额，刻着思考的皱纹；一双大眼，闪着和善的光芒。中等身材，微胖但很结实，穿着极朴素，很象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豪爽厚道、和蔼可亲的老码头工人或是温良敦厚、勤恳朴实的老农民的形象。他很谦虚，从不夸耀自己、贬低别人。他的生活底子厚，创作经验丰富，但很少谈自己的作品，大多数时间谈别人的作品，赞扬人家作品中的可贵之处。我惊奇地发现，他不仅熟读中外名著，而且，对不少习作者的普通作品也很熟悉。

有一天，我看到《人民画报》上发表了一组配照片的报道，讲的是一位当过红军的老将军，将部队带到过去长征的路上去训练，每到一地，就讲述当年攻关夺隘的情景及战略战术，新兵收获很大。我不禁心里一动：如果把一个个方块字比喻为兵，那么，象碧野这样的作家，以数百万字的作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后来的开发边疆和水电工程建设，不就是指挥文字作战的老将军吗？倘能请他带着我们沿他的创作道路“走”一遍，不是可以学到许多实际本领么？于是，我产生了了解他的创作经历的愿望。

几十年来，碧野在创作的同时，培养和帮助了许多青年作者，

我是向他报到较晚的一名学生。他热情地答应了我求知的要求。有一个时期，我每周到他家里去学习一天。我们谈人生，谈创作；讨论社会问题，讨论艺术技巧，连吃饭、散步的时候也谈。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无私的良师。他把自己特有的观察和体验生活的方法、多年在实践中运用和掌握的技巧、经过长期验证而行之有效的修养规则，毫无保留地谈给我听，真令我既喜悦，又感动。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我每次从他那里归来，对这些第一手材料都作了追记。同时，对凡能找到的碧野的作品，我都仔细阅读，并且访问了不少了解他的同志，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

现在，我把向碧野同志学习的笔记较系统地进行了整理，写成这本书，除在理论上探索他的生平和作品外，将尽量具体地介绍他的创作技巧和艺术经验。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有论述不周甚至谬误之处，让我仅作为一份学习体会就教于碧野同志，就教于文学界的老前辈和国内外从事作家作品研究的同志与朋友们！

第一章 在“奴隶的花果”中长大

碧野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奴隶的花果》。我问他：“这题目是什么意思？”他说：“‘花果’即‘生活面貌’，我就是在奴隶的生活中长大的。”

一九一六年元宵节之夜，飞鸟宿窠，冷月当空。当富人们张灯结彩、举杯欢宴的时刻，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的乡村小路上，一对饥寒交迫、流浪做工的穷夫妇添了第二个孩子，这就是我们的作家碧野。

他的祖籍是广东省大埔县。父母和一个哥哥不堪忍受豪绅的压迫，为了活命，只得出外流浪，住破庙，睡山洞，替人家打短工、干杂活。

富人的孩子生下来，见到的是银台红烛，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香糖甜乳。碧野来到人间，见到的是凄风苦雨，穿的是破麻布片，因为母亲常年挨饿，缺少奶水，吃的是盐拌糠糊。但是，爸爸妈妈很喜爱他。父亲姓黄，给他取名潮洋狗，根据中国农村的传统习惯，以为把名字取贱一点，就可以消灾免祸，平安长大。至于“潮洋”二字，可能是因为他的家乡傍着大海的缘故。他上学以后，就叫黄潮洋。碧野是后来发表作品时自取的笔名。有一段时间，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在几所中学教书时，用过另一个名字——黄芝明。

碧野的父亲黄阿兴是一位农村无产者，性格豪爽，脾气刚强，乐于助人。奴隶的生活使他没有机会受教育，但他聪明好学，当

过窑工、水手、筑路工、架桥工，自学文化识了不少字，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帮人家插秧，插得又快又匀，横看竖看都是直线；给人家收谷，挑得多，跑得快，田里场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爱讲故事，会唱山歌，而且喜欢看个什么唱本之类的书，学那读书识字的人，崇尚梅花勇斗风雪的精神，自改名字为梅林。

碧野两岁的时候，一家流落到广东东部饶平县一个叫石寮溪的山乡，暂时定居下来。他们住在一条蜿蜒流过大山脚的小河岸边的灰屋里，那是当地农民堆积草木灰的棚子，几块土坯上盖着乱蓬蓬的茅草，既破烂又窄小。父亲就在山谷里给窑主帮工烧木炭。关于这里的景象和父亲当奴隶的情形，他在处女作《窑工》^①里，有过详细的描写：

……历牙山的双峰抹上了淡紫的朝曦，五月的晨风轻拂着这南乡的山野，村居。

当你驰行在这赤沙弥漫的低坡上，仰望那披着濛白朝雾的历牙山峡里，那你便可隐约地窥见那毗连着的十七堆黄褐色的东西嵌在苍翠中，象一条附蛭在巨榕上的蜈蚣，那就是著名的八宝墩烧炭窑。

……

每次的烧窑，最先便须从峭峻的历牙山后砍捆了木柴往山前的峡里送，这样的工作要两天的工夫，然后起了窑火，把一捆捆的木柴都塞进六尺高一丈宽五丈来长的窑洞里去烧，这样又足足要天把两天的厮守，所以烧一次窑便须三四天的长时间，但据窑主说，每次窑有四万二千斤硬炭的巨大产量。

窑工最戒惧的就是进窑洞里去起火，及火起后继续

^① 《窑工》(散文)，载《泡沫》杂志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平泡沫社出版，

运木柴进窑洞里去的时候，因为窑洞里的浓烟是辣刺地袭击着鼻孔和心肺，被刺得泪水横流的眼睛，没有一丝睁开的余力，就往往在这浓烟窒息中，不幸的窑工便会因昏矇的围攻而葬送在窑火下。

这描写是真切的。碧野谈起这篇作品时说：“《窑工》是写我父亲的。”

碧野的母亲罗氏，是一位穷苦的劳动妇女，具有我国广东农村妇女常有的美德，勤俭、贤惠、善良，十分能干。长年给人洗衣、挑水、扛码头，使她练出了一把好力气，能够肩挑两百斤重物大步行走。为了供应父亲烧炭，母亲常背着碧野上山砍柴。两岁多的碧野很懂事，上山的时候，见母亲扛着空扁担，在背上又说又笑；下山的时候，看到母亲挑着重担，就把头歪着，尽量不擦着扁担，也不说话，以免使母亲太累。

碧野的哥哥叫黄汉南，比他大六岁，因为家里养不活，九岁多就出外吃粮，先在一支军阀部队里当小勤务兵，给官长端茶、扫地、倒尿盆，什么都干。后来当过排长。在一次夜行军中，蹚过一个水坑，里面尽是死尸、血水，毒菌侵入体内，从此得了病。以后被部队扔下，流浪了很久才回到家乡。找不到职业，也无钱娶妻，二十多岁病逝，死得十分凄凉。哥哥过早地出走，曾使碧野非常怀念；哥哥又过早地死去，更使他悲痛。一九四四年，他在重庆《抗战文艺》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期待着明天》，就是以哥哥当兵的事为题材的。他写：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母亲叫他外出买点盐，他戴着斗笠在雨中行走，忽然有人掀他的斗笠说：“潮洋狗，妈妈在家吗？我是阿华，我是你哥哥！”这时，哥哥已外出七八年了，现在当了排长，路过故乡，顺便回家看看。十八岁的哥哥，很有正义感，见到不平事就要管。在家只有两三天，把竹竿削尖，冲上前去要捅财主，为穷人说理。哥哥走后，母亲非常

怀念，觉得孩子太小了，很不放心。每次门前过军队，总要问问：“我的阿华在哪里？”人家说：“不清楚！”她还要站在土堆上问后面的士兵：“我的阿华在哪里？”她认认，问问，一直徒步走到潮州，正巧运兵的火车开往汕头，她看见了阿华，跟着火车追了很远，但是，火车开走了，哥哥并没有看见她。母亲凄怆地站在路边，期待着明天，盼望着儿子归来。这篇小说，极深沉地反映了人民期待着不过战乱生活的愿望，表达了中国同胞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碧野长到三岁多的时候，母亲感到再背着他上山砍柴太吃力了，就把他关在家里。有一次，放了一点豆腐渣和糠在家里，他因为太饿，吃得过猛，差点被噎死。后来，他饿得没法，从小窗洞里爬出去，到山坡上采野果。高树上的够不着，就摘那种方桌高的小树上的果子。广东人叫当尼果，只有小指头大，呈咖啡色，嚼起来有点发甜。那时，碧野最快乐的是每年祭山的日子。饶平县城里许多人家的祖坟都埋在这里，山坡上到处是石头砌的坟墓。那些有钱人家带着香烛纸钱、点心、糖果和菜肴来祭祀的时候，碧野象个野孩子似的，跑过去看，人家给他两个小饼或两枚小铜钱，他便咧开嘴笑了，高兴得到处乱跑，后山的坟堆成了他的乐园。

父亲每烧完一两窑炭，就要砍竹子编篓，然后将烧好的木炭装上，用船运到山外去卖。兵荒马乱的年头，送走父亲以后，母亲总是提心吊胆，盼望父亲早点平安归来。预计窑工们快要回来的时候，家属孩子们都要到水边去迎接亲人。每次，碧野换上洗得很干净的补丁衣服，牵着母亲的衣下摆，去水边眺望。有时，等到黄昏还不见窑工的船影，母亲双眉紧锁，远望山峦河水，一动也不动，显出十分担忧的神色，他幼小的心灵也感到非常沉重。有时，窑工们按时回来了，各家的亲人便拥上去迎接，一片欢声。尽管砍柴、编篓要给山主交钱；卖得的炭钱大部分都要交给窑主，还要除去炭行的剥削和运费，窑工们所得无几，但碧野的父

亲每次回来都要带两三块小点心哄哄孩子。

日复一日，窑主的残酷剥削，炭价一天天下跌，窑工们渐渐无法生活下去了。碧野的父亲只得把家迁往饶平县城，自己外出打短工，留下妻子给人家舂米，做零活，得些剩下的碎米糠渣糊口。

碧野一家住在一座祠堂旁边的小偏屋里，母亲因为要给人家舂米，又要挖野菜，常常把他留在家里。但又怕他跑掉，就用绳子拴着，系成死疙瘩。有时母亲回来很晚，他连水也喝不上，渴得要死。一次，邻近的一个大人发现他被拴着，饿得可怜，帮他解开绳子，送给两枚小钱，要他去买点零食吃。他舍不得独个儿吃掉，买了把韭菜回家。可是，老鹰把门边的两只小鸡叼走了，母亲见他到处乱跑，又丢了两只鸡娃，气得揍了他一顿。有段时间，母亲得到的碎米渣很少，主要靠吃野菜过日子，一次误吃蓖麻根中了毒，病得厉害，神智也不好使了，他很难过。穷人的孩子懂事早，他决心不再让母亲生气，并且学会了用瓦壶煮水给母亲喝。

到五岁末的时候，这里没有事干了，母亲带着他回到祖籍大埔县城，在一家馆子里做临时工。由于营养不良，他面黄肌瘦，经常病倒在床上。但他一见到母亲回来，就挣扎着坐起来，一坐好久，让母亲不为他着急。母亲在馆子里抹桌子、洗碗，每天中午带一碗“老鼠饭”回来给他吃。那是当地馆子里一种最便宜的食物，用米粉做成，小小的，两头尖尖，象老鼠屎形状，煮熟以后，放在盐水汤里。几十年以后，碧野还记得那味道，感慨地说：“还没得武汉的热干面好吃哩！”

九岁那年，父亲从外面回来，由于风湿、劳累，一条腿跛了，成为瘸子，带着妻儿离开大埔，定居潮安县。碧野的小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风土人情都非常熟悉，曾经用动人的笔触把我们带进当时的生活环境：

在场子的北头是一座祠堂，现在住满了兵，南边是一座大监狱，那高高矗入空际的塔楼，俯视着这周围的地面，大监狱的高墙下，就是这没有花的贫民们居住的一条小巷子；西头是十几棵大榕树，人们叫它做“乌阴下”。每天要枪毙一个囚犯之前，榕树上的老鸦们总是先凶凶地叫噪着，好象它们是死的预告者，东边顺着一条石铺的小街走去，是座府城隍庙，毗连着一座县城隍庙，里面住满了算流年卦的残废人、乞丐和偷儿；再过去是几家小店，出卖烟酒和病牛死猪肉，小店里专做下等水客和姑娘拉皮条买卖的守寡老太婆，有专设一角小赌场的赌棍；再向东走，就是一道河的斜坡了。在这场子上可以看得见停泊在河边的船只的桅杆，和经常地听得见河面上的小轮船汽笛尖叫声。

.....

附近的军营里吹了起床号，各家门户陆陆续续地开了开来。挑水妇提出她们的水桶，把桶绳挂上扁担就往河边走去；码头工人们也扛着竹杠赶早班轮船去了；洋车夫们在轮胎上打着气，或是扛起半边车子，在轮轴上涂着滑油试车；挑担子的理发匠已经把他们的小火炉生旺了；船夫披起了他们的短截衫子，丢下和他一夜恩爱的女人，匆匆地往河边跑去了。这时，在这个地区上，只有私娼们在阴暗的角落里昏昏沉沉地入睡了。吐着她们那被蹂躏后的疲倦的气息。①

① 见《奴隶的花果》，上海新丰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出版。此文一九四二年曾收入靳以主编的《奴隶》丛书，在福建出版。一九八〇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入《乌兰不浪的夜祭》一书再版。

碧野在奴隶中间度着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对贫民区的那些黄包车夫、码头工人、洗衣妇、挑水女、理发匠、算命先生、下等妓女都非常熟悉、同情和喜爱，这些人物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均有过生动的反映。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奴隶的家庭，他是一个小奴隶。父亲拖着条疯瘤腿在屋前摆地摊当染工，靠收染一些穷人家的衣裳、布块和袜子维持生活。母亲当挑水妇、洗衣妇，或在码头上找些搬运活计，挣点钱贴补日子。他每天上午去镇海小学读书，下午还得跟着母亲去韩江码头替旅客扛行李物品。他们一家全靠太阳吃饭，最怕多雨的春天，因为阴湿天气不适宜晾干染物。有时好不容易望到天晴，他连忙帮父亲把染桶、染夹、染料罐子、晾竿和三脚架之类的东西搬到场上，让父亲赶快染布晒布。遇到阴雨绵绵的日子，家里揭不开锅盖，母亲只得去粮店赊斗把米来煮稀饭，有时粮店不肯，又跑到街上去东借西求。

尽管生活极度困苦，但是，他的父母有着无产阶级典型的特点，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只要手中有十个铜板，就愿拿出九个支援穷兄弟姐妹。碧野长大以后爱帮助人，就是因为从小深受这种教育的缘故。当时，有个穷单身汉被匪兵抓去坐牢，牢里每天只给一顿饭吃，饿得要命。父母虽只认得那人，家里也穷得吃不饱，但见他无人送饭，就叫碧野每天放学后给送一碗饭去。所谓饭，其实大部分是萝卜苗、野菜，米很少。这样的牢饭，送了一年，每日一次，家里人吃什么，就送什么。那人很感激，每天准时等在铁栅栏后，眼睛直直地盯着弄堂口，盼望着小朋友碧野的出现。后来，一个风雨之夜，监狱里发生暴动，那人越狱出来，就来叩门，父亲用斧头砍开那人的镣铐，让他在房顶的天窗旁边躲避了一个多月。

一九二七年，在我国的土地上，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以后，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率军撤出江西，经福建进军广东。有一部分红军在转战潮安、饶平时，遇

到优势敌军的袭击，不少同志受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曾经血洗过这个地区，一般人不大敢援助红军。但是，碧野的父亲却勇敢地站出来，招呼一群穷兄弟为红军抬担架，救护伤员。一次，枪声还在响，父亲和哥哥（那时哥哥已从军队回乡）抬一块门板救护伤员，碧野也跟着帮忙。有个伤员被抬到城隍庙戏台的隔板后面，有人劝他取下起义的红领带，他说什么也不肯取下，而且重新系得好好的，表示对革命的忠诚。这位红军战士的举动，引起了碧野的深深敬佩。

有一段时间，有些红军伤员坐在街边地下，碧野每天中午放学回家以后去码头劳动，父亲给他两个小铜板，他总要分一个小铜板给一位腿伤很重的红军战士。那位战士的腿化脓腐烂了，仍很坚强，并没有向过路人讨钱。但是，碧野硬要每天送一个小铜板给他，他只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碧野，接受了一个少年深情的赠予。这些情景，不仅在碧野后来的作品里有过反映，而且，至今提起来，碧野还激动得目光灼灼：“可惜钱太少了，一个小铜板拿到今天来说，最多也只能买一碗豆腐脑。”然而，我们知道，当时的碧野还是个穷少年，手中仅有两个小铜板呀！其诚挚的心意实在是感人的。

他在奴隶的家庭，受到的是正直的教育，培养的是热爱革命的感情。在小学校里，又遇到了许多进步老师，这些老师都很喜欢他。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员，蒋介石发动政变清党的时候，跑到南洋群岛去了。校长的妹妹也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人长得很漂亮，常扮成阔小姐，出外进行革命活动。她知道碧野热爱红军，就很相信这个小码头工人，常要碧野随她出去，给她拿手提箱。碧野心里清楚，那个象大稿纸一般大的箱子里，装满了革命的宣传品，因此，总是十分机警地跟着她，把箱子保护得好好的。

小学毕业了，穷苦的父亲没有钱供碧野升学，准备送他到打铜店去当学徒。可是，他想继续读书，心里多难过啊！这时，班

上有个同学去考中学，送一块银元给碧野，要他做个伴，陪着走一趟。他没有告诉家里，偷偷地陪着同学去了，并且把一块银元作了报名费，参加了考试。不久，从学校来了几个人，将录取的黄榜贴在碧野家的大门旁。那黄榜很长，一直拖到地下，碧野被录取为省立第四中学(又名金山中学)学生，一下把整个贫民区都轰动了。那所中学校产多(汕头的大片海面都属于它)，教师工资较高，能聘到广东、福建、江西许多有名的教师，还有中山大学的教授来兼课，因而成为全省的名牌学校。考取这样的学校可不容易呀！父亲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孩子成绩好，难过的是实在没有钱送他上学。贫民区的奴隶们纷纷来贺喜了，当时大家就凑钱买了点酒菜招待送黄榜的人，接着又凑了二十多元钱，送给碧野做学费。父亲含着感激的泪花谢过大家，对他说：“孩子，怎么办呢？让你去过过瘾吧！上半年学再回来当学徒……”

碧野上中学了，由于家庭太苦，每天放学回来还得帮父母做事。一天，他正在劈柴，忽然望见学校的一位老师走过来，不禁吃了一惊。贫民区是很少有老师来的，他为自己没有做功课而感到难受，便低着头继续劈柴，不希望老师发现他。谁知老师在背后站住了，他不敢抬头。老师喊：“黄潮洋！”他才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这位老师叫方卓然，是学校的历史教员，“五卅”运动中在上海街头演说，巡捕追来时，跳栏杆逃走摔坏了腿，走路有些跛。第二天，他把碧野叫到他的房间里谈话，当知道碧野的家庭穷困只准备读半年书时，非常难过，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跟你出学费，读下去！”后来，这位方老师一直支持碧野读到高中二年级。方老师很喜欢他，常偷偷给许多进步书刊他看，象普列汉诺夫的，伊里奇的一些小册子，就是这时候读的，这对碧野在思想和知识方面的成长，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碧野，不仅充分体验了艰难困苦和斗争艰